技癢錄

積善堂隨筆

上

g 48

F 1
キ-46

490.4
Gi
1
全二冊
No. 1729
12 8 48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記念圖書
富士川文庫
583

南部伯民先生著

技癢録

積善堂隨筆

毎本有印无者係僞

技癢録序

曩余每讀書經史之外野乘稗說雜技小藝之籍得其所援者未嘗不拍掌以録之頃復思

吾家得之飛在將之宮島邑者屢有之墨跡遊於川先生家見先生几上書一卷名技囊錄者請所覽之蓋聞彼南部生所著

也生業醫為矣世所謂道佛經史詩文易及種家之說豈余所當自思者為生思己之衆雅能筆之以來一不於邑於是

余思凡人各已當爲思与
人之之字如是之論而
以爲於人也偶生有不
美爲人識之思乱又而
以更生夢於人也嗚呼

余幼之自以安失於爲
量之爲之修小技之余
未淺南郭生爲先生以
居門不敢爲乃中爲
之序於是乎書以

如之云

享和二年壬戌秋

右近衛権少将藤原

豊孝題

技癢録序

夫記聞録見積以成冊者要著撰之小者也耳雖然每有得而雑瑣言小事能留心以敏其筆

不唯可以備己之遺忘而兼或益於人之智解則何必擢於其身之所業乎詩不言乎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

百僚是試且其記也録也原尒出於是以備遺忘則人豈有尤之者乎且顧其所記録或可以益於人之智解亦何必

不可傳之於世人也此譬如賈之設肆於通衢求者来買不求者不顧而行亦何害之有一日入淇園先生塾几邊見

有此一冊子取以閲之乃先生門人周防南部生所著南部生業醫而此其所録乃旁及経史百家之道也先生謂余

奚則自以其言之類乎越俎也頗句疑乎吾難出行世也矣余為舉前言先生則命以題之其卷端雖然吾之安足以為是書之軒輊乎哉

享和壬戌秋七月

右京權大夫藤原

資善

藤原資善

福卿氏

賀善

金沢權大夫藤原

享和壬戌秋七月

爲昌書之韓轂手書

南畝伯氏嘗示吾拇囊録乞序伯氏嘗試金多里信州諸侯于時既罷之後載滄讀其金匱正之謂言之其精于醫之證此也若又有之情于學伯氏年未四十嘗之醫之藤君習字予不遑爲多而已涉獵之餘如彼等

述之哉如此伯民何人乎吾所目焉而不知其所采陳乃能辨此也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者非邪於余益信其不哉之富矣及其書之觀以斯言

享和癸亥重三　菅晉帥

技癢録卷之一

周防府　南部彝伯民　著

周秦

周八百年而亡殘癃壽終也秦二世而滅暴疾夭折也秦恃彊而妄慢輕事故其滅也速易所謂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者也周因弱而畏敬重事故却能持久易所謂貞疾恒不死者也

紀年

物理小識云伏羲至舜一千二百三十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六十九年魏一年晉一百五十九年宋齊梁陳隋一百九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五十三年宋三百二十年元八十八年明至崇禎戊辰二百六十一年今按自崇禎戊辰至清嘉慶壬戌一百七十四年依此合纂自伏羲至嘉慶七年凡五千二百六十二年也嘉慶七年當日本享和二年

唐詩

明詩者譬若夜霜鶴鳴霜聲響偏聳宋詩者譬若鸚鵡為人語意義淺庚唐詩者譬若黄鸝啼花婉順和諧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唐詩之謂乎

清平調詞

李大白清平調詞人知其合作而未知其所以為合作以愚言之是李摸擬關雎一篇也詩云窈窕淑女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此序所謂哀窈窕者而李清調二首言外極含悰慱痒心之情乃其擬之者也又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此序所謂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者而李平調一首解釋春恨得帶笑看乃其擬之者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稱其得中正之聲和平之教而李詩或庶幾之乎士賛有謂大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籓可謂確論矣

詩貴清空

胡元瑞曰詩與文體迥不類文尚典實詩貴清空物徂徠曰文意語也詩情語也二家此説極是簡明切實李于鱗詩云雪片大如鷺鷺以白而飛喩之雪片尤爲近切然以其近切故却遠乎詩也李大白燕山雪花大如席以席喩雪何其麤放然此却是詩要此典實者出於意清空者發於情發於情者物無奠方故至有白髪三千丈緑愁似箇長等句逾空而風神逾邁詩之事畢矣

以鯤爲鯨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陸德明音義崔譔曰鯤當爲鯨愚按鯤本魚子未成者之名而莊子假以爲極大者是自寓言家一法耳如以鯤爲鯨非知莊子者

也

羊角而上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古注以羊角爲旋風非也凡鳥飛不能直上猶人之不可行壁面羊角而上言其高翀有如羊角反勢也如舊說扶搖既爲飈風何更重言風且按淮南子曰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此亦可謂爲風名耶

支蘭

史記扁鵲傳云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支蘭藏前無諦說大抵儒者不通人身醫者不解文字是以躭閣至此愚按支拄也持也蘭同闌古多通用闌遮也攔也人身有胸腹之別心肺所位此爲胸部肝膽所位此爲腹部而有膈膜者支闌其間以爲兩位之限膈膜所支闌之藏故謂之支蘭藏而心肺居隔上故分之爲陽支蘭藏肝膽居膈下故爲陰支蘭藏乃與正義曰陰支蘭膽藏也亦無以相拂矣夫心藏精神在人爲至要之處以是肋骨迺固其外膈膜搘闌其內心於是乎安焉是故以心肺

陽氣而下墜肝膽者尚爲無害其生若以肝膽陰氣而上搶於心肺乃不得爲有生理也

治穰

史記扁鵲傳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治穰史記無註淺井圖南曰字典曰凡物穰盛皆曰穰治穰者國中多良醫也男正路曰穰當作壤與說死所謂土壤之事合矣二說俱非愚按治療也理病曰治穰音禳同音通用不則或以文相似誤已禳說文除癘殃也又周禮註卻變異曰禳言虢太子死扁鵲至其國國中徵治療行禱禳有過於其他庶務衆事故問太子有何等病難乃至如此也如二氏說以治爲良醫之謂從未聞有之又說死言土壤之事與此語意本既逈別不可牽合且禮三日而殮此未半日而國中治土壤之事過於衆事於理所不有之也

時習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從前註家互有得失愚有一說錄以竢後之折衷之者焉曰此一節與

禮學記蛾子時術之之語意旨句法大有所同俱是爲勸學勖人之慈訓矣時是時術之之時謂有其時至也習慣也猶傳不習乎之習謂凡物所肄業成之宜機於我也夫道高矣不學胡獲然其學之也亦不得不困勞服之迂濶倦之乃人之所不易從事以是示以學有所可說樂而以爲之引誘者也蓋言人處學矻矻精攻之際固旣困苦無悰然及其有習熟之時至也無爲不如意無行不協道左右取之必逢其原學而至是誰其不喜說焉或問吾子時習之說略領其意而其所引證學記蛾子時術之其說之詳並可得聞乎答曰鄭註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是也大抵是等時字不可亶看故鄭解時術之曰乃復成大垤而時義自在乎其中矣且凡語有逆順主客焉若欲主言時則法當以時字置下學記所云大學之敎也時是也先儒誤習爲習復之習因至以時習爲孔門教科殊不知此與次文同意一體俱是標學者成業之後心情喜悅之況欲以令人鄉鄉然以喜其入學者矣果以

習爲習復之義乎則次文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其下所兼說樂相類而時習復之與有朋自遠方來有勞逸體用殊邪且也其習復刻苦之際何喜說之有或又問鄭解學記此文看術字猶成然術豈有成義鄭解恐强鄭解旣不當則子說乃亦亡所依立何如答曰術字書食律切音與遂同學記上文術有序鄭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按酈道元水經註引此作遂有序周禮地官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之職五縣爲遂又禮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是知術遂古通用之也術旣通遂遂訓之成故鄭注月令百事乃遂曰猶成也鄭解遂字其例可見矣或又問子所引本書傳不習乎習與時習之習字出一律寔爲習熟之義而不知他書又有此例乎答曰古人用習字率多以習熟爲言本書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尚書曰習與性成家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又曰習慣若自然也禮月令曰禁近習檀

子曰爲習乎禮者史越世家曰發習流二千大宛傳曰拜習馬者三人爲執驅校尉後漢書曰曉習邊事又曰明習法律如此比比何限其他曰便習曰調習曰閑習曰串習此類以習復之義看並皆不可通也

講習

論衡曰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此上習講習而下用習熟之義獨仲任氏家法爲多然

時行

尸子云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猶良藥也言凡人以學乃必有時而行猶服良藥者於病必終有見利之時也觀此則古用時字未必止時時與四時之義也

醫治未病

使天下狴犴無人訟庭生莎君相之德也故曰必也使無訟乎使民人體常無病壽考以終醫師之德也故曰上工治未病

素問名義

素問全元起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

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痾瘵由是萌生故黄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文獻通考經籍考云晁氏曰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黄帝之問猶言素書也眞僊通鑑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遂作素問也以上諸說非牽强則迂誕且如是當謂問素不可謂素問也素問註證發微云素問者黄帝與

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此解素字肯不甚遠而猶未全是愚按素豫也國語夫謀必素諳韋昭曰素猶豫也漢書陸賈傳將相和則士豫附註師古曰豫素也是素豫互訓蓋同義矣又按史記秦紀昭王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漢書趙充國傳曰誠非素定廟勝之策素字並亦當以豫看也問者黄帝問岐伯等也夫民庶蚩蚩不知養生之道暴施妄作由以生疾以嬰横夭猶如不問法禁而自抵罪黄帝仁智豫問岐伯以養生之道避邪

之術以此垂世以俾元元得全生於無窮者亦是聖人務本之揆矣上古天眞論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又曰病已成而後藥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掘井鬪而鑄兵不亦晩乎是其特於卷首揭示之本旨者也夫内經一部之書獨論病理而不備藥方其意蓋亦專在豫防故也耳

醫不可不貴

予嘗語同志醫曰醫者不可不貴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風雨而潤之日月而烜之是見天意之在生物矣聖王之御極秉彝倫之道敷禮樂之化以利民生乃是其奉天命行天意者矣但人外有六淫之感内有七情之結民之不終命而死其尚在疾病乎昔者大聖神農嘗百藥以救療黃帝問岐伯以作内經此天子之爲醫者也伊尹佐商王論廣湯液以資醫用此宰相之爲醫者也想古之時醫必人人而知之故能若是也至周始設醫職譬猶古者人人諫君至漢特有諫官雖然尚列之天官未敢輕醫也醫旣起死肉骨以報人天罔極之餘以介含息无疆之

壽是故聖王好生之德不用醫則不可爲得其全矣古人有謂曰上醫醫國曰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醫之事也如斯其胡得寘諸下卑乎後世醫職不貴故英材偉器耻醫而不爲爲之亦不必深學蓋後之無良醫亦職之由其中或有上工者乃亦以厥身在卑人多不威不威則不服不服則不信不信不服神丹亦徒塵飯土羹耳故曰醫者不可不貴非以予身所事强爲之胖飾也矣

軟飽黑甜

蘓軾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余也餬口賤工奔走竟日至日夕則内外無事心廻栩栩然如解負擔于是沽酒半壜擊小鮮下之一盞而覺四體舒暢胸次洞爽一錢而陶然而醉人事世故風過耳邊纔及三錢不禁目翕因便倓臥甘寢一覺當茲之時興悰不可言諭倧然一軀幾無越思矣因考蘓軾此句寔是酒中之真味至趣盡矣大抵上量之人狗酒困酒及不知有是等適境也至夫短吸而飲者腐腸爛胃傷神秏氣以致損其生及昏憒而醉者踉蹡忘禮咆

嘞失常以至敗其行此謂之禍泉大禹所以疏儀狄周公所以作酒誥可不以戒乎唯人憂斯損壽賴有此忘憂之物聊以養吾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孟浩然詩

孟浩然春曉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言春時夜短酣眠不覺天曉及寤處處已聞啼鳥聲喧因憶昨夜外聞風雨之聲則今朝庭花爲之隕墜必多矣蓋憂花既切而仍且在褥上想之未爲起而就之乃是妙寫其貪眠嬾起之情

趣者矣後人不及潛味其旨却至有盲子之譏即亦俗諺所謂完呑胡椒不知其辛之類耳

俗諺

世有俗諺舊矣蓋皆發性情之正而盡當然之理以是其言邇邇近道先賢攟以爲諺揭而爲箴宜矣且夫十五國風不出於田畯紅女之咏乎則此亦不可以獨外之也今且提其一二倭諺與聖賢古言有相似者曰其曰溷朱者赤與家語云丹之所藏者赤漢魏集太子少傅箴云近朱者赤之類曰壁有耳與詩

小雅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莊子云牆有耳事文類聚口箴云垣亦有耳其旨政同是類余別爲一書曰和諺採覽

能書不擇筆

能書不擇筆人以爲和俗諺言按楊升庵集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后山談叢云善書不擇紙筆乃有所原而來也又邦俗謂智不足者爲九分又爲着百漢土之俗亦有此言后山詩話曰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

和漢通名

比目魚一名鞋底魚邦俗呼之屋背楚姑加令威海鷂魚一名鍋蓋魚本邦四國之間呼之奈鱉阜搭烏穩鼠麴草一名母子草邦俗呼之發發姑屋寮楠一名讓木邦俗呼之委通離頗此其命名和漢同其意義者此類不遑縷舉今僅揭一二所暗記者而已

常姓

萬姓統譜稱張王李趙曰常姓此猶本朝源平藤原橘之類也又按千百年眼加劉謂之五大姓

不用姓

古人有墨翟直躬孝已奕秋巫彭巫咸醫和醫緩時人盖以其人所長爲號連名稱之有姓亦不爲用之者

碁有別才

家先生嘗謂一碁客曰碁有別才必重遅駿洽而善之如夫輕俊浮慧神氣飈越不能入碁格也余初以爲戯後讀史云唐李重恩善奕形神昏憊人謂之李憨碁外一無所曉對奕昏瞌但開目隨手應出人意表余以其有暗合也不覺抵掌按宋又有王憨工碁能與劉仲甫角

宗師仲尼

仲尼者儒之聖也仲景者醫之聖也而醫書間有說渉迂迴而冒以仲景者儒書有言似無稽而係以仲尼者而其實皆不必然也班固有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盖其在醫亦復然已

反覆

詩大雅瞻卬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

奪之此宜無罪女反収之彼宜有罪女覆説之注覆反也用覆爲助字後世之文罕見之獨張仲景傷寒論中多有此例但覆皆作復盖按易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則復本亦與覆同也傷寒論曰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云云又曰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又曰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爲痞箇箇復字其依毛詩之法明甚而古今注家强以亦義作説遂以致其文意乖亂不可取之治法焉一字之義其豈可忽諸哉説更詳于余傷寒論正義中

黄耳桮

張仲景傷寒論麻杏甘石湯方後有本云黄耳桮五字黄耳桮者此方異名蓋隱稱以秘之也按黄即麻黄耳是象甘草之甘桮字旁否省一畫則成石否之竪畫上引抽之則成杏乃爲麻黄杏仁甘草石膏矣千金方麻黄石膏湯方下林億曰深師用治久逆上氣喉中如水鷄聲名小枝桮湯此盖亦倣傷寒論立

名按小是小麥之小破技則木卜爲朴謂厚朴又本爲林此更破麻黄之麻栝字旁否乃同爲杏仁石膏矣按張鼎思瑯邪代醉編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黄絹其著者也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參同契後叙云鄶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隣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并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丘山孔融離合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

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合魯字）呂公釣磯去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合國字）好是正直女回子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乚字合孔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融字）玟璇隱曜美玉韜光（離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舉字）按仲景即爲漢季之人其有之蓋亦從其時好爾我邦香川太仲方刻小本傷寒論以本云黄字栝爲意義不通刪之今余力明其說以欲

後刻此書者得以存仲景千餘載之古色也已

温粉

傷寒論大青龍湯下云汗出多者温粉撲之温粉諸家之説各有其義牙徵謂温與揾通義藥若米粉物揾撲之也余以其無所考證獨未肯取之後讀聖濟總録有云藥細末每用時綿揾撲之據此以徵嶽説庶得義邪余又按温粉撲之舊本作温粉粉之下粉是乾糝之意字典引字彙補曰所以傅物曰粉又粉至後或用扮字史記貨殖傳胃脯註晋灼曰燖羊胃以末薑椒扮之是也因考揾粉是合以撲之言而不宜以粉之言歟姑存以俟識者之諟正焉

字義

學者用字譬猶將相之使人也音乃是其名義乃是其材能也人而不知其名其奈之指呼何雖然世且不爲無以阿諛遁者也夫人苟不知其材能而使之譬如使樊灌當職朝與蕭曹取功野戰焉得以濟之事乎字之於義要其居于先與

慭遺

憖字詩小雅不憖遺一老鄭曰憖心不欲而自彊之辭此說甚闇自鄭說糊塗後世從無知憖字之義者是以詞賦文辭用之廑乎本邦先輩獨有大宰德夫其文間善用之其餘盡掃地矣愚按憖者其所不可得而且靳之十一之辭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楚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晉語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之類可以參考也和訓性命天

惄如調饑

詩國風惄如調飢許愼曰惄飢餓也李巡曰宿不食之飢二氏之訓並甚失其義按惄韓詩作愵當從此爲是惄本音愵又音愓謂心有所欲爲爲之動愓不安也若以爲飢義則小雅惄焉如擣其將謂之何哉又按大雅有俶其成張衡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俶並讀如惄亦是亟促不安之意而先儒以訓作也整也亦皆從文作釋定非其本義也耳

用字虛實

詩小雅桑扈篇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周頌載芟篇

云邦家之光有椒其馨此鶯椒並是實字而用爲虛字盖猶云如鶯如椒也

緑竹猗猗

詩衛風云瞻彼淇奥緑竹猗猗古注解緑爲王芻竹爲扁竹至朱子曰緑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竹譜云淇園衛也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烏號之弓淇衛之箭毛詩云緑竹猗猗是也毛晉依二氏頗有定説我邦先儒徂徠先生又謂徵諸淇衛箘簬淇園之箭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朱熹爲勝

愚謂大抵水崖多種竹以其濕易至蕃茂合以思之新註允爲有當也又有爲古注作其説者曰菉蓄倶在幽陰多濕之地多相雜駁而生乃政與如簀合且以緑爲色則至下緑竹青青言色重累相犯考亦瑣説未足以取斷焉但小雅終朝采緑即是菉又竹韓詩既已作藩以此言之古注亦自似可矣嗚呼凝成金湯疇其得而破之哉

淇川無竹

或曰水經注云淇川無竹則詩之緑竹是不可以看

竹箐也此說非是果水經之可徵乎則淇衛之箘簬淇園之箭抑亦以爲何若且夫竹蕃殖已極而土瘠地磽者枯至無餘槷盖其常也按鶴林玉露曰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淇川之竹亦庸知其非猶如秦中之竹古有而今無哉

飛蓬

詩衛風首如飛蓬姚炳曰蓬草散生少根舊謂末大於本故遇風則旋轉而亂髮之無膏沐者似之名物

辯觧獨謂其華如柳絮聚而飛若亂髮飛蓬不以根葉言不知何据竊按蓬草書傳多見曰飛蓬曰秧蓬曰轉蓬曰輪蓬曰孤蓬曰飄蓬曰旋蓬曰征蓬曰秋蓬曰卷蓬曰驚蓬曰霜蓬曰衰蓬同是一物而並非言其華也辯觧盖生疑於飛蓬之飛因乃取其華如絮而飛者爲近殊不知飛蓬自是蓬草本名以別他蓬明李東壁曰蓬類不一有彫蓬有黍蓬有黄蓬草有飛蓬草其飛蓬乃藜蒿之類末大根小風易拔之故號飛蓬是也且楊雄有云高祖一月之戰不可殫

記頭蓬不服梳此曰頭蓬乃與飛蓬可二視之邪

國風忠厚

詩衛風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此叙婦女貞正之情者雅言也王龍標閨怨詩云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此寫少婦穉癡浮艶之情者詩固佳矣然非雅言也張鼎思曰李大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囘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絶唱然特忿恨决絶之詞耳若國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論詩之要惟當在斯處爾

重續嗣

世之擇婦者率多舍德而取色夫女長姣清癯細腰如削雖美而多病而少子輕婉靡弱嬌態可人雖艶而多嬌而無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荀子曰新有昏朞不事豈非君子重續嗣乎彼壹攄情巫山之夢後及華落愛渝庭闈無

悰則徒拈莫挑隣家之孩至茲不懊悔者其幾希矣

求子方

余父有續嗣方婦嫁五年若十年無子者服之往往見驗余承之亦屢取功而及多施之間又有不應者因考方主温下而女素有下部積聚精血煎耗者概用温藥非其治也遂思而得一方用之復有應而尚未至以得十全因彌更思之始知男子病疝下冷精氣衰弱乃亦有致無子譬猶草木種生雖二三月土地懐暖甘雨濡足而所下種子敗陳則了無萌生也繇是觀之治療之道日思日新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可謂確言弗可易哉

乳汁

乳汁古今以爲血中所分溢者非也乳汁穀汁也色味既近米飲泔汁喎蘭一說婦人有乳管起于腸胃而直通乳下盆此管受穀汁於腸胃以輸乳房是故飲食多則乳出隨多且乳汁畜結爲患者服大麥芽即消麥芽造餳家用以消飯而醫家倣以治宿食有効

未聞用諸血分者是足以知乳之爲穀汁矣余所識一氓夫五子母生子每無乳其父作糊哺之而五子皆生長壯健乳果是血之所化乎則何其初生之兒而得養之以糊也

男子乳汁

凡人身體所具無一不有官能而存者獨至男子之乳從未聞有言其用者人或曰男子之乳吮之累日皆亦生湩後漢有元紫芝李善二人乳流湩以哺遺孤由是觀之爭亂之世鰥居之人豢之以存哺養故亦不爲無其用也

惡阻選食

一梵嫂多子每娠其夫必有患惡阻選食因知其爲娠云孫子邈千金方云其夫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胎氣之感其夫不直箇箇抑亦奇矣

六尺之孤

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諸葛武侯佐劉禪之類歟曰可以寄百里之命關雲長守荊州之類歟雖事俱喪不失爲忠誠君子之誼也

犯而不校

曾子曰犯而不校劉寬失牛不按州里服其不校盖其含宥以養德長者之風也韓信出胯取辱若無氣人盖其知勢而處權將師之心也事雖迥殊其爲不校則一矣

忍辱

有一士人素精兵術嘗在公爲同僚所罵辱時委頓耐辱幾乎無氣及歸家從者牙嗾怯之其人曰非怯也凡人盛怒則心亂遽躁事多致失且公庭非報私讐之地其人翌夙詣同僚之所抗聲曰爾辱人稠座義不可釋直前斬之時人聞之稱其沉勇

誡忍

唐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夫非守忍果有功德誰其能如是也余面識本籓士人某嘗詣天倪長老請誡長老爲書一忍字以貼在刀架上一日某外歸見妻陰讀音書疑以爲姦考問百方而妻隱澁不敢白某大怒挺刀臨之且斬之偶見忍字在上因得强自抑

止乃重召奴婢從容詢其事曰內君之家以嫁女故寄書請為辨衣服及金若干內君以其餘物前後不止恥而不敢白也某於是始方了然因歎曰向徵一字之揭我殆將網一無辜矣

批亢擣虛

史記孫臏傳臏曰批亢擣虛蓋是兵法萬應萬通之格言也而批韻書訓手擊然而虛者擣之而其亢者亦復擊之謂之暴擊之兵良將之言豈其然乎索隱曰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此說未明通鑑集覽正誤謂亢本喉肮字衿要之處也因引漢書婁敬與人闘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之語然亢與虛本是反對豈有一用虛字一用實字之法乎並皆未足取也愚按批字通鑑集覽正誤一訓反擊者為是言兵之方亢也堂堂蓬蓬不利迎之第出其外以擊其無備乃可克全勝也及其正勢而擊之故謂之反擊嘗觀人講武備志拳法其手勢實者不常實虛者不常虛虛實交變勝敗隨分要此批亢擣虛一句足以蔽之矣又聞角觝者之言曰奮

氣相當鍛石不可蹟之轉觸其虛或可吹而僨亦的與批亢擣虛之旨相愜豈非兵法挌言乎或更間批義曰截竹曰批竹擊頰曰批頰批爲反擊其義可見已

捌挌批伉

批亢擣虛司馬負以爲舊語或其然矣按淮南子說林訓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挌在於批伉此與孫臏所言殆相近似古蓋有是類兵談耳

兵略

嘗見山蜂與蟷螂鬭蜂先捉蟷螂左右斧摳節之處咋而斷之最後更斷其頸振羽而去蟷螂非不猛而此先伐其要處故遂得勝觀此則含息之屬莫不自備兵略之意也

神心内守

本藩平岡氏世傳兵術其祖八左衛門術尤稱神捷嘗語人曰吾中年後兵術差進而無它可證但不復得外感之病蓋此心機警守無少弛縱故然也素間

曰恬澹虛無眞氣從之神心內守病安從來平岡氏之謂也或曰兵士達者自有道機蓋所謂進於技之類歟

弘毅

曾子曰士不可不以弘毅蓋警其文弱不勝事也然士强梁剛悍亦復在可惡也東漢之世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受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蓋以抑其氣鋒是故士人之子其剛性驕悍宜給嚴師讀書則自然氣志和順才情旖旎以成良士若夙專事武學則日益驕悍凌厲遂以至欺公犯法蔑人枉道語曰有勇無義則賊爲人父者可不以深慮乎

吾有知乎哉

論語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竭焉或說吾有知乎哉者君子自卑退之至也鄙夫者所謂不挾賢不挾貴之意也來問於我者所謂來學之義也空空如者所謂以虛受人之人也言苟有持心也執禮也處身也能若然

者我寧將就其所自爲無知者叩其兩端而罄竭焉乃不必無可應其問者也

才難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此章先儒之說茫昧叵曉愚按全章之旨專論才難也蓋言唐虞之際於是爲盛然僅五人而已此章旣以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爲題下夫子語系之而言則一章之中其事不得不合

畜相隨故記者省筆以從簡明者耳其或覺文拗澁者乃亦以今眼看古文之故爾

君臣相遇

唐書宋璟諫明皇溫顏聽用獻替從容愉乎斯境

顒官

大國諸侯有小臣禿鬝其頭常在君側弄言怡顏謂之顒官顒字書音諢禿也

小說

漢武帝時遼東獻異鳴雀十羽執事者過失一羽因

用常雀充之竟獻當帝撿之內有一雀其聲不類帝覺焉即徵執事者鞫訊甚急東方朔在側喻帝曰其一詎知其非譯宜乎帝笑遂舍之

十二紅

明揚基有十二紅詩云何處飛來十二紅萬年枝上立東風楚王宮殿俱零落說盡春愁細雨中篆徵曰十二紅小鳥長尾邦俗呼曰緋練雀按鎮江府志載十二紅日十二紅翅尾各十二翎翎端各有朱點

邛有旨鷊

詩陳風云邛有旨鷊陸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據陸佃埤雅鷊本是吐綬鳥之名蓋以草色有似此假以爲名後遂又加艸作虉爾雅虉綬是也按鷊雀豹古今注謂之功曹又謂之錦囊禽經謂之辟株蔡氏詩話謂之真珠雞食物本草謂之吐錦雞通雅謂之綬雞廣東新語謂之孝闒又謂之錦帶功曹一物而有數名也又按韻府云吐綬雞羽毛有白圓點嗉藏肉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項上先出角肉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以此考之鳥所吐者已有似

綬而其草乃又爲有似鳥所吐之肉綬是以得鷊名也綬草和名木地寸里陂堤之邊所在有之小草花作穗紅緑相間如縧線組系故又曰涅地發挪

蒲柳

顧悦曰蒲柳之姿松栢之質蒲柳似是二物而爾雅釋木曰楊蒲柳援此則蒲柳柳屬矮矬生澤邊花與蒲相肖故謂之蒲柳

怕痒

人有手撓攬腋下笑倒不可禁謂之怕痒按紫薇一名怕痒搔其皮則樹枝必揺故得怕痒之名紫薇邦俗名爲猴滑倒按漢土亦有此名義酉陽雜組云紫薇北人呼爲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

藏鋒

墨藪張長史曰用筆如印泥畫沙貴藏鋒意書神韻風味必在是藏鋒之處存焉譬若讀簡古之謨若望淵黙之人視之久而意態愈新今人學書殊不然也筆如鐵箒運之若撇其書以是筋距峭厲而毫無典重温雅之迹譬諸人則爲圭角犄豪之小人古人曰

書心畫也於手伊人何不知自揜之至于是也

心手相應

南史云齊蕭子雲善書心手相應顧此心手之際何足以言書之造詣按茅元儀武備志説鎗法曰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凡手術至斯始可見其神妙已矣

技癢録卷之一　畢